

## ■ 章丘铁匠·传承

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

《舌尖3》播出后  
90后加入铁匠这一行

“叮叮当、叮叮当……”作为一个“铁六代”，41年前，牛大伟就是伴着绵延不绝的打铁声出生的。院子里那个父亲支起的烧铁的火炉，便是他看到的第一把人间烟火。“这个炉子比我年纪大，小时候就是围着这炉子长大的。”童年的印象对牛大伟来说，就是这不绝于耳的打铁声和一腔烧红的炉火，“当时冬天特别冷，我父亲就在家里挖了个地窖，覆上塑料布，在地窖里打铁。”

夏天满身汗，冬天手裂口，一年到头的灰头土脸……牛大伟不是没有见过父辈打铁的辛劳，他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走上打铁这条路。直到初中毕业，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在父亲的鼓励下，牛大伟开始学起打铁，“感觉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，打铁和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分不开的。”

世界上的职业有千万种，同学们有的去了外地发展，有的进了工厂工作，只剩下牛大伟守在铁炉边。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牛大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，“刚开始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活，拉拉火、打打锤，后来真正理解了这份工作，开始干了这一行，才喜欢上了这一行。”作为一个70后，牛大伟的观点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一样，在很多家长都将“尊重孩子的兴趣”挂在嘴边时，他却认为，只有用心去做了，才会产生兴趣。

干一行才能喜欢一行，这个观点也不无道理。1996年出生的天奇（化名）应该是铁匠行里最年轻的后生。与前輩们数十年耐得住寂寞的从业经历不同，他是在《舌尖3》播出后，才选择加入铁匠这一行。职高毕业后，天奇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

《舌尖3》播出之后，身为章丘人的天奇成了同学们调侃的对象，“你们章丘人是不是都会打铁？你会打铁锅吗？”虽然小时候见过爷爷打铁，但是打铁这事离天奇的生活还是差着十万八千里。直到今年春节，一家人聚在爷爷家里吃完团圆饭后，爷爷将天奇叫到身边，“说我现在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没有手艺，让我跟着他学打铁，将来是个饭碗。”

禁不住爷爷的劝说，天奇最终来到了爷爷的铁匠铺，举起了锤子。“一开始只是好奇，想拍几张照片给同学们显摆显摆。”天奇自己也没想到，几天下来，虽然打锤打得全身酸疼，他却喜欢上了这个行当，“反复的锤打能让你的心静下来，真正投入进去。”如今，虽然才学了半个月，天奇已经是爷爷嘴里的“一把好手”，“他夸我机灵，麻利，适合干这一行。”

铁牡丹铁南瓜铁葫芦收藏进了文化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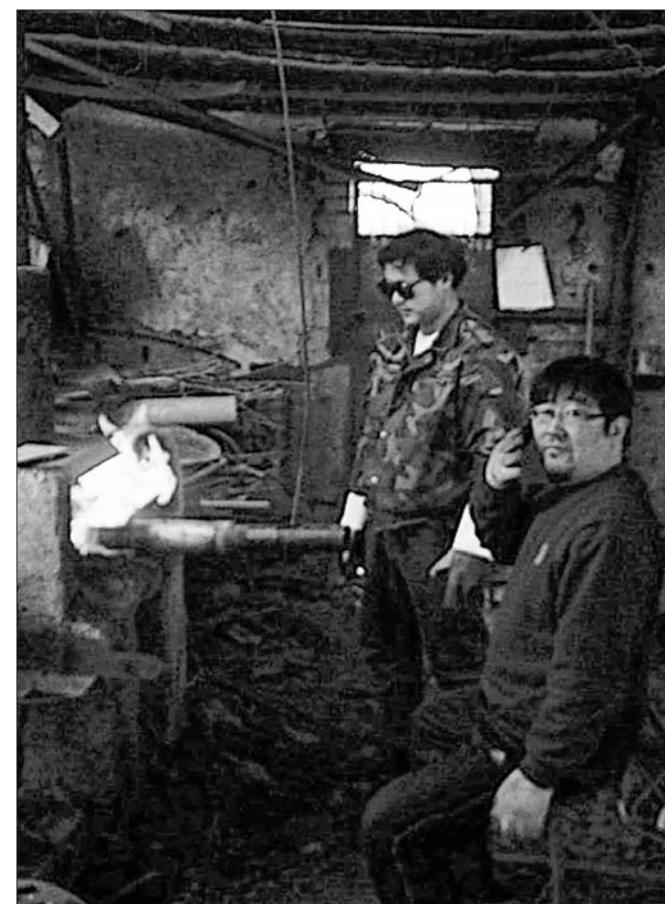
眼下，当“章丘铁锅”登上了热搜榜，似乎再也没有比“章丘铁匠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这一头衔更加光辉的了。作为传承人世家，又是传承人之一，牛大伟

# 牛家铁匠铺 上网吆喝铁艺 非遗传承有道 打铁的手艺搞艺术创作

作为“章丘铁匠习俗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青一代，41岁的牛大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“咱就是个打铁的，咱把铁打好了就行了。”在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播出之后，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到访者，牛大伟只能用这句话应对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。只有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才会让心里那个梦想浮出来：他要用打铁的手艺来搞艺术创作。



老牛和儿子小牛一起打造的铁牡丹惟妙惟肖，仿佛低头就能闻到花香。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摄



2011年，打铁棚里，张光灿（右）指导小牛进行铁艺创作，小牛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。 张光灿 供图

对于铁匠这一行业的坚持却并不是出于被动的使命感，而是那颗被启蒙的艺术之心。

2010年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牛大伟家。对方自报家门，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硕士张光灿。此次来访是希望牛祺圣和牛大伟父子俩，能够为其打造一件艺术品。“啥叫艺术品啊？”牛祺圣忍不住问道。对方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绕着牛家的院子认真转了一圈。他的目光掠过挂满锄、镰的黄泥墙，掠过红砖砌的火炉，也掠过布满铁锈的砧板，最终落在了牛祺圣手里的两只铁壁虎身上。那是牛祺圣在2000年打造的，“那时候有个大学生打听着找到我，打开笔记本电脑问我能不能制作出图片上这种铁壁虎，我就做了这么一对。”

张光灿告诉父子俩，他想做的就是类似铁壁虎这样的艺术品。简单交谈之后，这位不速之客就住进了牛家的东屋，一住就是一个月。“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干，以前打的都是农具，就在眼皮子底下，他说的东西太抽象了。后来他想出来一个办法，他用泥搓，我们根据他的模型打。”

就这样，反复商榷、磨合，每天打一件或者两件作品，一个月后，一件含义深刻的雕塑品诞生了：各种钢铁锻造的工具密集地矗立在一起，暗示着世界是由他们建造的。“这个他们，包括你我，大家打造了这个世界。”张光灿解释道。

这件雕塑品为牛家带来的除了前所未有的兴奋，还有一笔五位数的收入，“当时张老师问我，想要多少报酬，我说你能来我家我就很荣幸了，哪还能要报酬。后来他坚持要给，而且给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我的要求。”这个收入让牛大伟震撼：“一年打农具，也就混个三万来块钱，打一件艺术品，就等于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。”

除了可观的收入，张光灿的启发也让牛大伟体味到了艺术的魅力：“张老师说铁有很强的可塑性，不一定要打农具，还能用打铁的方式打造出工艺品。”这个想法也得到了牛祺圣的支持：“我们也得改变，也得顺应时代。”

就这样，在张光灿的启发之后，父子俩反复琢磨、研究，先后打造出了铁牡丹、铁壶、铁南瓜、铁葫芦、铁磨盘等模型，这些作品还收藏进了章丘区文化馆。同时，牛大伟通过网络不断学习和铁艺有关的知识，还在网上推广自己的“大伟铁艺”，用微信朋友圈和QQ空间展示自己和父亲的作品。

打造艺术品，似乎为牛家铁匠们的转型提供了无数的可能，“我最近正在给一些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制作铁艺作品，效果还不错，而且也在尝试着创作艺术品销售。”牛家铁匠铺，似乎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，找到了新的出路。

## 重要的是传承手艺 它有精神层面的东西

相比于打造农具，铁质工艺品的打造确实能够给牛祺圣一家带来更高的收益，但是对于清华美院金属工艺专业的硕士张光灿来说，只有这些还不够，他思考的，是

铁匠真正的转型。

2010年，正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张光灿研究的课题便是《铁匠的生存和转型》。2009年开始，他便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铁匠样本，“去过河北、湖北和山东的很多地方，最后才找到了章丘老牛一家”，这个寻找过程异常困难，“很多铁匠已经放弃生产，还有生产能力的一些人，由于没受过教育，年纪又大，无法交流。”这个过程也让张光灿深刻感受到，铁匠在一点点被淘汰，“没有必要回避，他们就是被淘汰的一个群体，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，随着农业机械的规模化生产，铁匠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”

“我思考的是怎么让他们转型，因为铁的可塑性是很强的，但是从艺术品入手对于传统的铁匠来说是一件很冒险的事，我和老牛、小牛一直在磨合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张光灿一直在启发牛氏父子俩成为有现代意识的手艺传承人，而这正是工匠精神的内涵。“我们都在说匠人精神或者工匠精神，那么这种精神的本质是什么？”张光灿给出了答案：“就是调动手的思考。”在张光灿看来，他的任务就是改变牛氏父子对于打铁的理解。

张光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山东劳动技术学院的老师。在张光灿看来，在职业教育中，调动手的思考恰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东西：“从教育这个层面来看，目前我们的动手能力很弱，而这也是匠人精神传承最致命的问题之一。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张光灿正与清华美院的潘毅群教授一起，尝试策划一个“铁匠营实践计划”，“目前选择了章丘和湖北大冶作为两个传承基地。”

对于“章丘铁锅”热，张光灿认为，正是人们误解了匠人精神传承的意义，“传承的是手本身，而不是生产出了多少好东西，手艺之所以需要传承，是因为它有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有一套手工方式，里面包含着价值观、生活状态，指示我们这个东西过去是什么状态。”如果人们尊重手艺的传承，则它带来的是更多的好东西，而不只是铁锅。

如今，《舌尖3》带来的章丘铁锅热远没有散去，铁匠这个古老的行当似乎焕发了新的生机，“铁锅热之后，铁匠的生存是没有问题了”，张光灿说，但他更担心另一个问题，与铁锅热相伴而生的对于手工作品的追捧，还产生了仿制铁艺品的产业链。“实际上目前铁匠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缺乏创造性，这也是非常致命的问题，工业革命也好，大工业时代也好，其实最初的发展都是模仿手工业，但是现在作为手工艺的铁匠却在模仿一些工业制品，这也很让人担心。”张光灿对此忧心忡忡。

不仅如此，在张光灿看来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章丘铁匠除了创新之外，还有更多意义：“非遗传承的是什么？不只是技艺，更多是一种信仰的传承，所以现在牛家铁匠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传承保护，把铁匠存在的意义挖掘出来，比如说对于教育的帮助，对于精神上的传承。”